

一位老英雄的两个战场

周建新



致敬功勋党员①

穿越连绵的高山，切割深邃的河谷，鸭绿江一路奔涌，流淌到辽宁丹东境内与浑江相汇，忽然变得舒缓起来。这里河网密布，植被繁茂。

河畔右岸的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，生活着一位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孙景坤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他自愿回到家乡务农，当了半辈子生产队长。

六十多年来，他始终深藏功名。直至九十六岁高龄时，他当年战场上的英勇事迹才被挖掘出来，在全国广泛传播，引起极大的反响。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，他被授予“时代楷模”的称号。20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，他又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

筒，抓住孙景坤的胳膊，激动地说，老孙，你可上来了！

孙景坤迅速将带来的战士布置开，与敌人交上了火。孙景坤接二连三地抛出手榴弹，战友们的枪口喷射出愤怒的火舌。敌人几次反扑失败后开始逃窜，孙景坤端起步枪，对准仓皇逃跑的敌人开火，枪声响处，敌人接连倒下。

此时，支援上来的7连战士有的已经牺牲，剩下的几个人都负了伤。孙景坤激励大家说，同志们，龙水洞战斗，我们7连十五名勇士愣是打垮了敌人，我们一定要发挥龙水洞的战斗精神！负伤的战士听了，抖擞精神说，排副，别看我们负伤了，一定坚持到底！

那一天，从中午到半夜，敌人向161高地组织了数次反扑，被孙景坤和战友们一次次地打退。最后，阵地上只剩下孙景坤和三名战友。那一场场战斗的激烈与漫长，深深地刻在了孙景坤生命的年轮里。

激战过后，增援上来的战友们在炮声掀起的泥土石块下找到了孙景坤。他浑身上下多处受伤，耳朵被震聋，直到几天后才渐渐恢复听觉。撤下去的途中，又遇到敌机轰炸，孙景坤和周腊生轮换着，把受伤的支全胜背了下来。

战后，支全胜、周腊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，孙景坤荣立一等功。

1955年，复员后的孙景坤放弃了到城里工作的机会，回到老家山城村务农，建设家乡。

山城村旁，有一条河叫大沙河。之所以被称为大沙河，是因为每年洪水暴发时，鸭绿江水位上涨，大沙河的洪水无处可泄，时常漫过河岸，淹没土地，危及房屋。等到河水退去后，留下了大量泥沙，因此得名。

要问大沙河有多宽，谁也不准。水能漫到哪儿，哪儿就是大沙河的河床。整条河弯弯曲曲，支岔众多，一道时断时续的简易泥坝，根本挡不住河水。山城村恰好处于大沙河的转弯处，是防洪最薄弱的地方，每逢雨季，洪水都会淹没山城村沿河的土地。

孙景坤出任山城村第一生产队队长，大沙河的洪水成了他的心结。他回村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和全村人一道治理这条河。有人说，干也是白干，常言道洪水猛兽，人拿它是没办法的。孙景坤心里想的却是，再顽固，再厉害，能比得过敌人的飞机大炮吗？纵然困难是座山，只要肯一锹一锹不停地挖，山也会变成平地。

水利专家来到了河畔，规划出了治河方案。孙景坤像当年战场上打歼灭战那样，带着治河的乡亲们昼夜奋战在两岸，开展劳动竞赛。孙景坤的家人都大力支持他，妻子白天到大坝上劳动，晚上去夜校学文化，还连轴转地干家务活

儿。不到十岁的女儿也成了帮手，和父亲一道奋战在堤坝上。

孙景坤没有一味地增高大坝，他和技术员一道，分析洪水泛滥的原因，找出症结所在。大沙河侵害的不仅仅是山城村第一生产队，河对岸武营村的果园也深受其害，要想彻底治理，需要固定河道。可两个村的土地在河道两边犬牙交错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固定河道要占地，谁也不愿意。

孙景坤做出决定，山城一队与对面的村交换土地，谁也不吃亏。就这样，大沙河去弯取直的设计方案形成了，冬季修坝大会战在两岸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。当时，没有机械化设备，独轮车都不多，孙景坤就带头用筐挑、用肩扛，运送土石，吃住都在工地上，一连奋战两三个月。

大坝修好了，巩固坝体又是一个新课题。雨水年年冲刷，泥坝会随之变矮，若放任不管，修坝付出的艰辛劳动早晚会被付之东流。最好的办法是种树，用树有力的根系护住大坝。于是，春天来临时，大坝上种满了白杨树。

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大坝越建越高，越建越厚实，洪水也被驯服了。不仅两岸的土地得到了保护，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了保障，河滩改造还给山城一队增加了一百多亩耕地。对于惜地如金的农民来说，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。

治理了大沙河，生产队开始向土地要粮食。山城村地势低洼，洪水过后，留下许多泥塘。泥塘虽然也算地，但因为涝渍，十年九不收。孙景坤却打起了泥塘的主意。他想，淤泥也有很好的肥力，不能年复一年地浪费了。

怎样清淤、排涝、打粮食呢？孙景坤想到了新办法：改善种植方式，建造台田。台田上面干爽，适合种玉米，台田下面是连成一片的水面，水下全是淤泥，正好种水稻。山城村没有种水稻的经验，孙景坤带人去了东沟县（现东港市）的前阳公社柳林一带取经。那里种植的水稻穗大肥厚，颗粒饱满。山城村与之相距不远，气候相同，水源丰沛，怎么就不能种水稻呢？

正值中秋，一行人乘车来到柳林，那里是鸭绿江的入海口。此时，稻子接近成熟，望不到边的稻田一片金黄，风一掠过，到处摇动着丰收的气息。大家向农业技术员努力讨教，土壤、育秧、插秧、灌溉、排涝、田间管理等等，学得特别仔细。

从东沟学习回来，忙完秋收，山城一队便开始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因地制宜，挖淤泥、造台田，向泥塘要粮食。孙景坤穿着水靴，带头蹬入泥塘当中，筑台挖沟，将泥塘分出旱地和水田，最后还要把淤泥返回台田，成为水稻的养

料。为了能在缺水时灌溉稻田，孙景坤还带着村民在大沙河上建了一座引水工程。

经过一个冬天的农田基本建设，这片“十年九不收”的涝洼地，被成功改造。第二年开春，台田上播种了苞米，台田下插上了稻秧。春天苗齐茁壮，夏天长势喜人，到了秋天，一片丰收景象。

谁也没想到，孙队长这么灵机一动，就让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聚宝盆，玉米水稻双丰收，一举两得。一时间，一段顺口溜在山城一队流传开来，直到今天，老年人依然记忆犹新：

山城一队大亚湾，当年就是烂泥滩，一遇水涝就不收，如今变成米粮川。

山城一队的前山和后山，原来都是光秃秃的，尤其是前山曾建过硫磺厂，熏得山上寸草不生。后来硫磺厂停窑关闭，但山已被荒弃，孙景坤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他带着山城一队的社员，扒了破损的窑，在山上栽下了落叶松。几年下来，小苗逐渐长高，把整座山都染绿了。

半个世纪过后，这些落叶松都长大成材，给村庄穿上了绿装，树干粗得都搂不住。想想当年，寸草不生的山，种植每一棵树都需要改良土壤，都需要拎水上山，想要把树种活是多么艰难。孙景坤为之付出了多少汗水，恐怕没人说得清。

后山没有受过硫磺厂的污染，土质很好。孙景坤根据附近村民的种植经验，判断后山应该适合种板栗。他在那里又是培植又是嫁接，几年过后，后山栽满了板栗苗。板栗收获时，分给队里的村民，既可以当粮食，又可以卖钱。又过几年，树长大了，产量又上新台阶，板栗树成了山城一队的摇钱树。

当年孙景坤栽下的板栗树，如今大多数的树龄已经超过六十年。那些美味的果实，依旧滋润着山城村人的幸福生活……

回乡务农六十余载，孙景坤始终甘受清贫，只懂吃苦，不知享受。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去找过老首长们，自己的子女全都是过着平凡日子的普通人。几十年如一日，孙景坤时时以革命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有的人不理解，问他，你是战场上出生入死过的人，不好好享福，为啥还这么拼命地干活？

他很认真地说，要是只知享受，我怎么面对那些牺牲的战友？

深藏军功的孙景坤，回村后不但从不提起自己过去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，而且扑下身子，把家乡的土地当成一个新的“战场”，几十载埋头苦干。他用一生诠释着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。

上图为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新貌。 刘海东摄



有幸读书和工作在福州

钟兆云

我并非生于福州，却有幸在福州读大学，之后选择在这里工作，一晃三十多年。我至今难忘1988年9月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时心中的激动。其实，我对福州这座城并不陌生。此前已从教科书上，从班上一位福州来的同学口中，知道这座城曾见证过众多历史风云。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页，写着福州人林则徐的名字。我也不止一次细读过福州人林觉民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前挥毫写就的《与妻书》，其中“为天下人谋永福”一语，最是感人肺腑。

我就读的高校坐落在福州西湖畔，毗邻鸡角弄，离文林山革命陵园也不远。中学时，电影《刑场上的婚礼》看得我热泪盈眶，后来才知，大革命失败后的福州也有过这样一场婚礼。一对二十岁出头的共产党夫妻在临刑前那一刻紧紧相拥，宣布把敌人的枪声当作他们婚礼的鞭炮声，何其感人，又何其壮烈！当年的刑场正位于鸡角弄，大批共产党员在这里英勇捐躯。

我读大学时，常住鸡角弄、文林山革命陵园跑，不仅因为来自老区苏区，不仅因为打小喜欢文史、崇尚英烈，还因为当过团长、缘怪一面的二姑丈就是革命烈士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留在福州工作。我的红色情怀与这座城市血脉有了更深的交融。

随着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日久，我也越来越熟悉并喜欢上了这座城市的红色历史和个性魅力。这座城的河流水网、寻常巷陌，都有道不尽的沧桑和故事，照见英雄曾经的背影，回响一阕激昂的正气歌。

在林觉民为埋葬封建帝制勇赴黄花岗十二年后，他的福州同乡林祥谦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，纵然壮烈捐躯，但一声“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工不可复”震古烁今。

更多的福州儿女，把热血洒在了胸怀天下的救国途中。鲁迅深情讴歌过的“左联”五烈士，有来自福州的胡也频，身陷囹圄，仍以笔为枪，让今天的人们阅之而心潮澎湃。这样的书写，连同郑振铎年轻时“有牺牲的精神”“看不惯奴隶的苟安”，以及邓拓“心为革命自明明”“赴蹈从知壮士情”的砥砺，何尝不是惊雷似的誓词啊！如此目光如炬、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的风姿，岂能忘却！

“闽山闽水物华新”，这些年，福州发展的速度令人惊叹。大凡有外地朋友前来观光，我除了带他们寻访红色地标之外，也会陪他们行走

三坊七巷，参观那些堪称艺术博物馆的明清建筑，看它们如何在寸土寸金的闹市与现代建筑群交相辉映，并迎来世界遗产大会的盛事。而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召开，则让福州驶上了挺立潮头的快车道。每一次在闽江上空绽放的礼花，都让这座奔跑中的城市光彩夺目。

日新月异的发展中，福州的红色为这座城增添着新的英雄气。五月下旬的福州，雨落如注。这一天，我冒雨吊唁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院士，和我一起前往的人群中，还有不少年轻的面孔。这位获得过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”的军医，活一天战斗一天，分秒必争为国为民做事。“只要病人需要，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，投入战斗……”一位红领巾女孩含泪朗诵这话时，纪念馆门外悄然伫立的蓝花楹万花齐放，像一团蓝色的火焰；不远处的庭院里，一棵百年的流苏树花开如雪。

我在这座城的使命之一是讴歌。对那些别样的胸襟、风采和情怀，哪怕只能得其万一，也足以在日积月累中一点点丰盈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

图为福州城市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大地